



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
责编 董黎 编辑 王一博 校对 刘玉娟

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 引起巨大轰动



刊发在1951年4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，当时引起巨大轰动，之后，文章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。正是这篇3000余字的报告文学，让人们牢牢记住了“魏巍”，这位河南郑州人。

1920年，魏巍出生于郑州市的一个贫苦家庭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，后转至延安，入抗日军政大学，毕业后至晋察冀边区，在部队做宣传工作，曾任宣传干事、宣传科长、团政委等职，期间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、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街头诗、抒情短诗和通讯。建国后，魏巍仍长期在部队生活，专门从事散文及小说的创作，曾担任《解放军文艺》副总编、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、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、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、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部长、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。

魏巍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抗美援朝期间，魏巍三次赴朝，与战士们同吃同住，深入到战争最前线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最终写下奠定其文学地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故土和祖国》《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》《年轻人，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》《依依惜别的深情》等作品，反响很大，其中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被毛泽东批示“印发全军”。自此，“最可爱的人”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，魏巍的名字也由此传遍全国。

■ 颇负盛名的时代作家

此后，魏巍笔耕不辍，历时20年创作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《东方》获得1982年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奖，这部长篇小说与《地球的红飘带》《火凤凰》一起构成了魏巍的“革命战争”三部曲。

此外，魏巍还创作了诗集《黎明风景》《不断集》《红叶集》，散文集《幸福的花儿为勇士而开》《壮行集》《魏巍散文选》，杂文集《春天漫笔》等作品。

魏巍颇负盛名，著作等身，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，他的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、杂文都及时反映了现实生活，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，他擅长把叙事、写景、议论、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，语言朴实优美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■ “郑州是我可爱的故乡”

作为郑州人，魏巍在郑州走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，成年后，魏巍在郑州的时间极少，但他对故乡的那份浓浓深情，那种割舍不断、深入骨髓的血脉亲情，却从未消淡。“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人总是爱他的家乡的。尽管他的水更甜，山更青，他乡的少女更多情，他乡的花草湖光更温柔，然而，人仍然爱他的故乡的……”在魏巍的《寄故乡》中，他这样表达对故乡的思念。

数年前，《郑州晚报》曾采访过魏老，他说：“故乡，是你的生身之地，那里有你的历史、血脉、记忆，有先人留下的身影和劳作。”时年81岁的老作家的殷殷思乡之情溢于言表。

那次采访中，魏巍说得最多的是对故乡郑州的眷恋。他说自己是在17岁师范毕业离开郑州参加八路军的，此后曾回郑州两次，一次是1950年30岁时，一次是1988年68岁时，当初他离家时郑州还是个小县城，再回家乡时，郑州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在第二次回家那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，魏巍看着街道，走走亲戚，故乡的一切都让他倍感亲切，他动情地说：“这座城市养育了我的童年时代，我也是从这座城市走上革命道路的，郑州是我可爱的故乡。”

■ 他是郑州的光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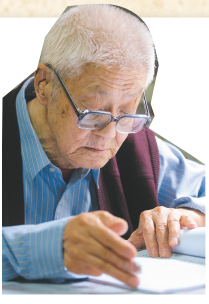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魏巍是瞒着家人去当兵的，在外多年，亲情所系，故乡之情，魏巍在75岁时用诗句倾诉了出来，这首诗写的是他离开郑州参军的情形：“依稀少年时，泪洒黄河水，举目向北望，江山胡尘里，面对滔滔浪，泣下五百行，秋风拂晓月，束装离故乡。”

2008年8月24日，88岁的魏老走了，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著作，带着他无限眷恋的思乡之情永远离开了我们。2012年，魏巍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河南福寿园，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魏巍，是郑州的光荣。他眷恋故乡，故乡人也热爱怀念他。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影响哺育了无数“最可爱的人”，他自己也成了“最可爱的人”。我们永远崇敬他，永远怀念他，永远铭记他。

魏巍：『最可爱的人』

本报记者 秦华



豫剧在20世纪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和激荡的社会变革中，迎来了从草根到河南第一大剧种、中国重要剧种的嬗变。推动豫剧发展大潮的固然有时代这只隐形的大手，更离不开豫剧领军人物在潮头“掌舵”——被誉为“朝阳沟之父”的剧作家、编导杨兰春先生，就是其中推进戏曲事业发展的佼佼者。

■ 作品是“生活产物”

杨兰春籍贯河北武安县，国家一级编剧，曾任河南豫剧院艺术室主任兼三团团长、河南省剧协副主席、河南省文联副主席、中国剧协副主席、顾问等职。代表作《朝阳沟》《朝阳沟内传》《小二黑结婚》等，都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之作。

在1920年至2009年这段人生旅途中，最让“杨兰春”这个名字闪亮发光的，莫过于现代豫剧《朝阳沟》。1958年，该剧在河南剧院首演之后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，曾五次进京演出；1963年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员；1982年，《朝阳沟内传》又大获成功，进京演出20余场，场场爆满。同年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，是河南省戏剧界第一次获此殊荣。

“七月的桃，八月的梨，九月的柿子红了皮。谁家的柿子谁去摘，我没柿子看什么急……”这段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的唱词早已深入人心，而其中鲜活易懂、雅俗共赏的语言更是为业内人士所称道。1952年，青年杨兰春到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学习，1953年毕业。在学习期间，和田川、胡沙等合作改编的《小二黑结婚》，不但成就了歌唱家郭兰英，还使该剧成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剧目。

“杨兰春的作品全都来源于生活，来源于群众，它们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生活基础，所以能够久演不衰。”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方可杰评价说，杨兰春的作品不是坐在家里的写出来的。凡是看过他作品的人，都会有一种生活再现的感受，浓浓的生活气息与时代相贴近。杨老的作品是水灵灵的、湿漉漉的“生活产物”。

■ 圈内人士的“良师益友”

除了艺术上的成就，杨老还是众多圈内人士的“良师益友”，非常注重帮助和提携戏剧人才。如豫剧大师马金凤就和杨兰春有着近50年的情谊，杨兰春始终对马金凤的豫剧表演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期望。在马金凤的印象中，他们每次见面，聊的话题永远都离不开豫剧。1982年拍摄电影《花打朝》时，马金凤因化妆不方便吃饭，只好饿肚子拍戏。杨兰春得知后，买来巧克力化到水里让马金凤喝，这样能补充体力。这件小事尽管已过去30多年，马金凤仍然记忆犹新：“他是真正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看不到他一点大导演的架子。艺术水平高，人品好，永远是我艺术上的老师、生活中的兄长。”

杨老先生与《朝阳沟》的曲作者王基笑莫逆之交也令人感慨。记者了解到，王基笑1988年就感染了肺病，杨兰春在世时，只要看到报纸上有治疗肺病的小广告，就剪剪贴贴，然后一封一封地寄给王基笑，希望对老友的病情有所帮助。2006年，王基笑因肺心病去世，临终遗言“不要告诉好友杨兰春”；而2009年杨老先生生命垂危，也一直告诫家人“不要告诉王基笑”——两个男人用50多年的友情，谱写了一段令人感伤而又温暖的人间真情。

■ 可贵的“杨兰春精神”

杨兰春去世后，中国戏剧家协会发来唁电，对他在现代戏创作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：“杨兰春善于从生活中汲取戏曲营养，贴近生活，贴近群众，继承传统，勇于创新。编创了《朝阳沟》《小二黑结婚》等充满时代精神的不朽名作，感染了几代戏剧观众，对戏剧艺术，尤其是现代戏的发展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杨兰春的逝世，是我国戏剧事业的重大损失。”

戏剧理论家郭光宇也对“杨兰春精神”进行了总结：“视现代戏事业如生命的敬业精神，永无止境的艺术创新精神，献身理想的拼搏精神。”

“我口问心问口，满眼的好庄稼，我难舍难丢。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，人也留来地也留……”《朝阳沟》里耳熟能详的唱腔，几十年来滋养着人们的心灵；而杨兰春的作品和精神，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滋养着这个世界。

杨兰春：『朝阳沟之父』

本报记者 左丽慧



正如梅兰芳之于京剧，严凤英之于黄梅戏，河南第一大剧种豫剧也有大师级代表——常香玉。这位“人民艺术家”在82年的时光里，不仅给全国人民留下了“红白花”（《红娘》《白蛇传》《花木兰》）等豫剧“常派”经典之作，还在抗美援朝时期“捐飞机”的义举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爱国艺人的典范；“戏比天大”的座右铭，更是给后人以无穷的力量和鞭策。

■ 开创豫剧一代新风

常香玉原名张妙玲，1922年9月生于郑州巩义，2004年6月1日去世，中共党员，曾被选为第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，曾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河南省文联副主席、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、河南豫剧院院长、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、沈阳音乐学院教授、河南大学名誉教授等职。

出身艺人家庭的常香玉9岁随父张福仙搭班学戏，拜翟燕身、周海水为师，并随父改名为常香玉。从10岁登台到成为名满天下的“人民艺术家”，常香玉从艺70多年，把对艺术永无止境追求当作了自己生命的全部，推动豫剧逐步成为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。在数十年舞台上形成的“常派”唱腔，字正腔圆，运气酣畅，韵味醇厚，在表达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上，细致入微，一人一貌，栩栩如生。代表作有《花木兰》《拷红》《断桥》《大祭桩》《人欢马叫》《红灯记》等，它们不仅响遍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，还走出国门，拥有亿万观众和戏迷。

在形式多样、派别纷呈的戏曲领域，常香玉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唱方法，在豫剧唱腔音乐发展史上都做出了特殊贡献，发挥着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——她敏锐地洞察到豫西调唱腔的不足，大胆地冲破门户之见，吸收豫东调等流派的素材和技法，并成功地创制出了诸如《红娘》《白蛇传》《花木兰》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剧目，不仅把豫剧唱腔推上了一个新阶段，而且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豫西调和豫东调两大声腔合流的新局面，形成了豫剧一代新风。

■ “德艺双馨”堪为大师

常香玉对豫剧唱腔的创新，并非标新立异，而是结合自己的个性和特点，对前辈们的唱腔艺术进行全面继承和融会贯通，是在此基础上的高格调追求——赋予豫剧传统唱腔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。如她初学武丑、小生、须生，后专演花旦；原唱豫西调，后在演出中逐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，并吸收曲剧、山西梆子、河北梆子、京剧等一些唱腔，同时采用豫剧演唱的新方法——混声唱法（即真假声混合唱法，或曰头腔、口咽腔、胸腔联合唱法），为豫剧的演唱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。

常香玉的演唱艺术，不仅获得了各个阶层的欢迎和豫剧界的广泛承认，更得到了我国声乐界的普遍赞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，先后有100多个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院校派人来学习常香玉的演唱艺术。

1952年，为支援抗美援朝，常香玉率剧组巡回西北、华南、中南各地演出，以演出收入捐献“香玉剧社”战斗机一架，至今还在中国博物馆展出，她也由此得到了“德艺双馨”的评价。

■ 奉行“戏比天大”人生准则

从义演捐献飞机到投身扶危济困公益事业，再到筹资设立“香玉杯”培养豫剧后人，她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和演戏先做好人的艺德，滋养着一代代梨园后辈。

2003年12月23日，身患癌症的常香玉正在北京住院。当得知奥运场馆建设工地上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农民工的演出时，她拔掉输液管，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，不顾身体虚弱，清唱了一段《柳河湾》，以舞台生涯的绝唱践行了“戏比天大”的人生准则。

中国戏曲艺术在上个世纪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，常香玉的“常派艺术”，跟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，成为新时代新文化的代表之一。常香玉以其兼收并蓄的海量及锐意改革的继承和发展，在豫剧艺术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、里程碑式的作用；当代戏曲史上，这位奉行“戏比天大”的人民艺术家，用自己的作品和行动，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常香玉：『戏比天大』

本报记者 左丽慧

